

野果
小说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. It depicts a railway track on the left, receding into the distance. A large,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on a white, dusty path that runs parallel to the tracks. To the right of the silhouette is a guardrail and a chain-link fence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under a pale sky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mber and evocative.

追火车的人

雷默 /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追火车的人

雷默／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火车的人 / 雷默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6. 11

ISBN 978-7-5699-1226-5

I. ①追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5166 号

追 火 车 的 人

著 者 | 雷 默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杨海明

责任编辑 | 王 水

装帧设计 | 左 新 段文辉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瞿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-8026119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6 字 数 | 149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26-5

定 价 |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001	鸡蛋
016	追火车的人
052	傻子和玻璃瓶
072	苍鹰
086	角色塑造
100	信
120	奔跑
138	三七市
152	风景如画
165	告密

鸡蛋

肖生蹲在家门口那条破旧的门槛上，屁股朝向外面，从外面看，只能看到他一个缩起来的背影，如果走进那扇门，你会发现他正在发呆，神情像一个富翁。其实肖生家里很穷，显眼的位置放着两把捡来的旧沙发，沙发很笨重，让原本局促的家显得更加拥挤，沙发上面的皮革已经龟裂，坐的位置有两个大洞，泛黄的海绵露在外面，沙发扶手上堆满了换洗下来的衣服，显得凌乱不堪。

肖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靠发呆来打发的，对他来说，只有时间是富裕的。看着越积越高的脏衣服，他懒得动一下，觉得与其洗衣服还是这么发呆好。时间流淌仿佛是有声音的，那声音让肖生很迷醉，从窗口照进来的阳光从沙发跑到了门帘那里，肖生终于站了起来，他“霍霍”地走进屋内，掀开里屋的门帘，两张床又让他的心揪了起来。

两张床横在屋子的两个角落里，一张床上躺着他奄奄一息的父亲，一张床上躺着他即将临盆的妻子。肖生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事竟给他凑一块了，他一直希望人生是痛快的。老父亲没有任何动静，只有游丝般的气息，妻子从床头抬起身来说：“大白天，你把灯关了！”肖生这才发现

屋里一直点着灯，他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绳，断了，电灯却没被拉灭，一直亮在那里。

“日子长了，这东西次了。”肖生握着手里的开关绳，向妻子解释道。

“你修得好吗？”

“现在哪有心思？你动不了，他动不了，我得守着你们。”肖生反应很快，其实他是懒得动。电这东西太麻烦了，以前家里灯坏了，也一直叫邻居小毛他爹来修的，小毛他爹心灵手巧，不是电工，却佩了支电笔，平时没事，喜欢拿着电笔这里戳戳那里插插。肖生想，兴许给他一部汽车，他也敢修。

父亲好像快不行了，长时间的陷入昏迷中，偶尔还说一些含混不清的话。肖生担心他还没看到孩子出生就走了，如果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爷爷没了，那是多大的遗憾啊！又或者，孩子刚出生，爷爷也没了，那又是多大的麻烦，到底办哪个事好呢？肖生跟妻子说：“你能不能快点生？”

“我也想快点生，预产期还差那么几天，它也不肯提前出来啊！”妻子指了指肚子，手指停在那里，“我肚子是不是裂了？你帮我看看，我看不到。”

肖生走了过去，妻子神叨叨地说：“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肚子变成了一个西瓜，看着看着，砰一下就裂开了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感到肚皮上有点生辣辣的疼。”

肖生掀起被子，拨开妻子的衣服，果然肚脐底下有一条条的裂纹，他呆了一下说：“裂开了，好多条！”沉默片刻后，肖生安慰道：“肚脐上面是好的，就下面几条，是不是快出来了？”突然，肖生定住了眼睛，他指了指肚子说“别动——它又动了！”肚子里的小东西仿佛听到

了他们的谈话，又开始游动了，它好像在伸懒腰，把妻子的肚子撑得像个歪冬瓜。

妻子说：“我被它撑得难受死了，会不会难产啊？”说着，她脸上有了一丝惊恐。

“别瞎说！你一慌，它也会慌的。”肖生瞪大了眼珠，他点了点肚子，突然来了劲，向着“歪冬瓜”喊起来，“加油！加油！快点出来，快点出来！”

妻子被逗乐了，她说：“如果是个儿子，以后会不会成为运动员啊？运动员不好，书读不好才去当运动员，还是多读点书，我希望他是个科学家，再不济，做个医生也行。”

“你现实点行不行？好好想想怎么让它早点出来！”

“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肖生红了眼，“这不跟上厕所一样吗？多憋憋就出来了！”妻子撇过头去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下去。

肖生在床旁边蹲了下来，他又进入了等待的模式。这回，他还托起了腮帮，眼睛盯着床脚，发现父亲躺着的床也老了，床脚已经变成了一块黑棕色的朽木，随时都可能垮下来。床脚边有几只蚂蚁慢吞吞地走来走去，彼此间还停下来，用触角打打招呼。

肖生在想，蚂蚁死了父母会不会悲伤？

“我妈说孕妇要多吃鸡蛋，尤其是处子鸡蛋。”妻子冷不丁冒出了这句话。

“你妈什么时候说的？她不是早就没了么？”肖生回过神来，“你别吓唬人啊！托梦我不信，我妈也没了这么多年了，从来不跟我说话，梦里见到，也就坐在那里笑吟吟的，什么都不说。”沉默片刻后，肖生神经兮兮地补充了一句，“死人——是不会说话的！”

“我就想吃鸡蛋，你出去弄啊。”妻子耍起赖来，肖生也没办法，孕妇就是这样，怀孕的时候喜欢作威作福，尤其是随着临盆日子的临近，有点变本加厉的意思。肖生犹豫着要不要出去，妻子冲他诡异一笑，然后佯装着要拍肚子，“你不去弄来，拍死你儿子！拍死你儿子！”

虽然只是开玩笑，但肖生真的紧张了起来，他连忙劝下妻子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出去弄！爹你看着点，不行了就喊，总会有人来救你的。”

肖生走到门口，看到隔壁的王婶正老眼昏花地剥着大蒜，他说：“王婶，您不出去吧？”王婶点了点头，肖生又说，“那我家里麻烦您照看着点，如果您听到杀猪一样的嚎叫，就赶紧来找我，我出去弄几个鸡蛋。”

王婶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说：“我耳背，不一定听得到，你最好找别人。”王婶担心托付的担子太重，她知道里面有一个孕妇，还有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，生与死都是大事，出点事情谁担待得起？

肖生一眼看穿了王婶的心思，他故意刁难起来：“那好啊，你借我几个鸡蛋，我就不出去了，人也用不着你照看。”说是借，谁都明白这跟抢是一个意思，只要鸡蛋借出去了，跑到了人家的肚子里，很可能还没等消化完，这事就跟没发生过一样了。

“我哪来的鸡蛋？没有没有！”王婶拒绝得很干脆。

肖生围着王婶家旁边的鸡舍转起来，王婶扔了大蒜就跑上来围堵：“那是给我孙子吃的，小毛正在长身体！他爹昨天要做蛋花汤，门牙都差点被我敲下来。”

肖生站住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可以不要你鸡蛋，只要你帮我看着点。”王婶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下来，她说：“你早去早回！我精力有限，

时间长了怕熬不住。”肖生摇头晃脑地走了，望着肖生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王婶咕嘟了很长时间，骂了一声：无赖！

肖生去了镇上，镇的名字叫三七市，每月跟三和七有关的日子是集市，那天是五月四日，又是星期四，街上冷冷清清，一派关门歇业的萧条景象。一个邋遢的大汉捧着一只大饭碗站在大街上无精打采地吃饭，看他的样子，饭菜并不可口，吃着吃着，那只大碗就垂到了腰间，他招呼起不远处一条躺在地上的狗，那狗仿佛是他养着的，他叫得出名字，狗欢快地一路小跑过来，大汉把剩在碗底的饭泼到了地上，那饭已经被汤水泡胀了，毫无香味，狗在地上闻了闻，打了个喷嚏，竟然一口没吃就跑开了。

“贼狗！”大汉大骂了一声，肖生感觉他像借着狗在骂人，火药星子乱溅。肖生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看身后，发现街上人少得可怜，顿时感觉平白无故地被流弹击中，胸口冒出了一股怒气。

大汉也看到了肖生愤怒的双眼，他似乎有所察觉，自觉地沿着墙角走回了店铺，静悄悄的模样让肖生想到了老鼠。肖生看了一眼店铺上的玻璃，上面写着：金银首饰、名表名车、房地产契。全是贵重的东西！

这时候，肖生摸了摸口袋，发觉里面太可怜了。他走进了那个典当行，大汉看到肖生，警惕地问：“有东西要当？”

肖生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他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这里的老板吗？”

“你找我们老板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老板从来不来，他的生活就是到处旅游，这会儿可能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，也可能在欧洲。”

肖生有点难以相信，天下还有人过着这么幸福的生活？肖生拍了一下柜台说：“凭什么他能过这么幸福的生活？”

这一句话就把大汉唬住了，他从肖生的表情中看出了点寻仇的味道，不过短暂的晃神之后，他又稳住了：“你是来借钱的？”

“说得好！”肖生提高了嗓门，听起来跟喊了一声没什么差别。

“有抵押的东西吗？”大汉说话的时候，扫了一眼柜台玻璃的“金银首饰、名车名表、房地产契”，那几个字沉甸甸的，有稳定军心的作用。

“一样没有，我有一颗勇敢的心，可以抵押吗？”

“有多勇敢？”大汉的目光中流露出一股狠劲。

“借我一把刀，我剁个手指给你看看。”肖生说得笑嘻嘻的。

大汉走进了里面的房间，一转眼，一把西瓜刀“哐当”一声丢在了柜台上。肖生抓起了西瓜刀，手掌像八爪鱼一样铺在柜台上，他盯着大汉说：“你要哪个？”

大汉反复地看了看手掌，这个过程有点缓慢，肖生发觉他在观察自己的脸色。大汉的手指跟冰棍似的，在他的食指上戳了一下，凉凉的，肖生把其余的手指缩了起来，高高地举起了西瓜刀。

“可以了！”大汉突然喝住了肖生，肖生的脸上浮起了笑容，他知道这场赌博自己赌赢了。

“需要借多少钱？”

肖生望了望门外，发现对门是一家裁缝店，他临时又起了主意，决定给没出生的宝宝做件新衣服，他说：“五百。”

“这么少？”大汉觉得不可思议，“我们这里借钱很贵的，一个月后得还一千，如果还不起，就不是一根手指的事了。”

“知道知道，快点！”肖生显得有点不耐烦，大汉慢吞吞地写了借条，又拿出了一碟鲜血般的印泥，肖生不由分说上前摁了手印。大汉把那张借条拿过去，仔仔细细地看一遍，还用嘴巴凑近了，吹一吹上面湿

淋淋的手印，他好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，感觉很满意。那张借条收起来后，大汉说，“如果还不了，就来这里上班抵押，你能吃这碗饭。”

“知道知道，快点给钱！”肖生又催促了一下，他想着这会儿他儿子可能出生了，或者他爹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，这都是耽误不起的事，又没有八百里加急的快马报信，只能自己赶点节奏。

接过钱以后，肖生从典当行拔腿就走，穿过大街，他来到裁缝店的门口，裁缝店是一排柴火似的老房子，感觉一点就会着。肖生想，天气这么热，他们住在里面不紧张吗？能睡安稳吗？

裁缝是个老头，正戴着老花眼镜在缝纫机前忙碌

肖生在店铺门口问：“小夹袄多少钱一件？小毛头穿的。”

裁缝的眼睛从老花镜片后面抬了起来，他打量了一下肖生，伸出了两个手指头。

肖生也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指头，思考了一下问：“两角？”

裁缝鼻子哼了一声，生气了。肖生知道自己误解了，辩解道，“你应该说出来嘛，两个手指头含义多了，谁知道是多少啊！”

裁缝从缝纫机前站了起来，拿起旁边的搪瓷杯，喝了一大口很响的茶，喝完茶以后，盖子盖得叮当响，他说：“现在什么年代了？还有两角钱一件的衣服？你以为在旧社会啊？要做做，不要做走开，别挡着我做生意！我没空跟你消遣！”

肖生愣了一下，随即从旁边挪了一条板凳，在门前坐下了，说：“这门口的街又不是你的，我就坐这里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”

裁缝从嘴巴缝隙中蹦出“无聊”两个字，然后竟然迅速平复了脾气。肖生看到他收拾起了衣服，那是一件老人过世后穿的寿衣，青花棉布，上面镶嵌着的花纹古里古怪的，看上去像一道道符咒。肖生觉得也该给父亲做一件这样的衣服了，他问，“你手里的寿衣多少钱？”

裁缝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他。肖生说：“我没消遣你，问你呢，多少钱一件？”裁缝怒了，他说，“你一会生孩子，一会死人，不是消遣是什么？”肖生无奈地晃晃脑袋说，“这事偏偏在我家里就凑一起了，骗你不是人。”

“那好，钱拿来，衣服你拿走！”裁缝回答得很干脆，他顺手整理了那件寿衣，还抓过了一条小得可怜的夹袄。

“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？我买了你衣服得受多大的气？如果你不是老头，信不信我拆了你的店？”肖生说着说着，就耍起了横。没想到裁缝的脸鸡冠似的迅速红了起来，他把手中的衣服一下子摔在了缝纫机上说：“你来打死我啊，我已经半截入土的人了，打死我，你得偿命。哼，还小孩出生，老人过世，我看你得多备几口棺材。”

肖生一直觉得自己是孙悟空，妖怪兴风作浪，只要足够狠就可以收服他们，没想到现在杀出了一个老头，竟然像个唐僧，嘴巴一念，自己就被套上了紧箍咒。

“不就是两件衣服吗？我不想跟你严重，我得给我儿子积点德。”肖生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了。

“现在知道积德了，早干吗去了？衣服我不卖了！”裁缝开始咄咄逼人。

肖生“嗖”地站了起来，一转眼窜到了店里，大有破门而入的架势，这让裁缝怔了一下，趁着裁缝走神的关头，他抓起了衣服，转身就跑，跑的过程中，他撂下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。

骂声像碎纸屑一样在身后扬扬洒洒，肖生的耳朵两旁都是呼呼作响的风声。跑出几百米后，他转身一看，发现裁缝并没有追出来，倒是一家冥品店的几个老太太听到动静，像一窝老鼠似的，谨慎地探出头朝外张望。

肖生很快收住了慌乱的脚步，他在炎炎烈日下走进了那家褪色严重的冥品店。几个老太太在折锡箔元宝，她们围坐在一张很单薄的简易桌前，脚边放了一个纸板箱，纸板箱里堆满了折好的锡箔元宝。肖生的到来，让大家陷入了尴尬的气氛中。

肖生不知道，在他到来前，几个老太太正在开一个玩笑。坐在简易桌最里面穿素色麻质衣服的是冥品店的老板娘，几个老太太中数她年纪最轻，另外的四个老太太都是她叫过来搭伙帮忙的，这些老太太平时在家也闲，只要管好几顿饭就没其他的事了，家里有小孩的，大多也不用她们自己带，原因是儿媳妇不放心。闲下来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，一串线，大家就凑到了一起。

肖生进来前，其中一个老太太正在数落自己的儿媳妇，数落到后来就担心起自己的后事。她说：“我死了以后，他们的饭是吃不到了，你们不知道她有多凶！”

“那你应该多存点钱。”另外一个老太太扯过一张锡箔，心照不宣地盯着纸板箱里的元宝说。

“人还没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，那边的银行要先能开个户就好了。”抱怨的老太太说。

老板娘笑了起来，“这么着急干吗？到时候我给你们烧钱。”

“虽然每个人终归要死的，可是谁先死，怎么死，都是未知数，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给你烧钱呢？”

“这是咒我先死啊！呸呸呸，不吉利！”老板娘嬉笑怒骂，话里一派团结。

“我给你出个主意！你可以给你过世的老头子多烧点，他的家底厚实了，你以后的日子也好过了。”

“那个死鬼都过世二十多年了，可能在那边续上二房了吧！我给他

多烧点？不是便宜他了？”抱怨的老太太一说话，大家就哄笑起来。

“说实话，活着隔开二十多年，也已经面目全非了，更何况是两个世界，够也够不着。”其中一人说了这句话，让气氛一下子沉重了起来。

“我老头如果真的娶了二房，我都不想去那里了！”

老板娘马上听出了严重的意味，像她们这些老太太，年纪活了一把，如果连那里都不想去，活着就真的有点太绝望了。为了打圆场，她掂了掂纸板箱说：“折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到那边开银行去了！”这句话仿佛一根木棍，在沸腾粘稠的浆糊中搅了一下，本来还在冒泡的浆糊安静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肖生暴雨般密集的脚步声从大街上传了过来，大家都伸出头去张望。

肖生闯进店来，架势如狼入羊群。外面的太阳晃得让人睁不开眼，他庞大的身躯在门口一站，大家就看到了一团黑黑的阴影。几个老太太的手中出现了短暂的慌乱，老板娘表现出了职业素养，因为她注意到了肖生手中的寿衣。

“这衣服面料不错！”老板娘用手摸了一下那件寿衣，其他人的目光跟着集中到了肖生的手上。肖生把衣服从右手换到了左手，里面露出了小孩的夹袄。那夹袄的颜色异常鲜艳，就跟刚出生的小鹅似的，想不注意都不行。看到孩子的衣服，场面迅速陷入了宁静，原本还在折锡箔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中的活，因为锡箔会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，这个声音让折纸的老太太感到非常别扭，甚至有些难为情。

肖生笑了一下，声音干干的，让他看上去显得更加怪异和神秘莫测，“你们这么看我干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们这里来的人少。只有……人没了，才有人光顾，因

为是卖这些东西的……”老板娘支开了话题，笑吟吟地解释道。

“我知道啊，这有什么忌讳的！每个人都要死的嘛。”肖生尽量严肃地说着，可是看上去还是有些不把它当回事的感觉。他侧着头，对着老板娘，目光却随着低垂的眼皮落到了地上。

也许是肖生这个不速之客到来得太突然，老板娘猛然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衣服穿得过于随意了，这件麻质的素衣她平时当睡袍穿，在外人面前，穿着好像有点不太适宜，正在犹豫着要不要换一件的时候，她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你需要什么吗？”

肖生说：“你们有没有鸡蛋？我买几个鸡蛋。”

这个要求提得有点匪夷所思，但没有一个人笑出声来。

肖生觉察到了大家的困惑，耐下性子解释道：“你们知道，今天没有集市，我就想买几个鸡蛋，见到你们这里有人，我过来问问。家里有也行，匀我几个，我有急用！”

几个老太太面面相觑，突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我家里有。”说完以后，她们又相互谦让起来，“你家有，你卖给他吧。”“我家也不多，还是算了！”“我家鸡蛋少了，儿媳妇知道了，要吵架的。你不知道，家里有几颗盐，她都数得很清楚的！”“那魏芳家，你们不是自己养鸡吗？”

四个老太太叽叽喳喳地推让着，让老板娘觉得有点尴尬，明明在自己的店里，谈了一桩生意，却无关自己。她摆弄了几下放在旁边的花圈，似乎在给一个穿戴不整齐的人整理衣服，摆弄了没几下，大家自然地安静了下来。

老板娘回头看了看大家，几个老太太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手中的活上，似乎做错了一件事，想用默默干活来弥补。

老板娘轻轻地走向了里间，这时大家才发现里屋的桌子上有一捆鸡

蛋，用塑料袋扎了起来，鼓鼓囊囊的像一串大葡萄。老板娘上前轻轻地提了一提，又把那捆鸡蛋放回了原处，那仿佛是别人遗忘的东西，她有些夸张地说：“哦，我忘记了！昨天刚买的，还没开过封。你要我转给你，不赚一分钱！鸡蛋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有急用的，我家里吃不吃都没关系的！”

“那好极了！我想再问一下，这个鸡蛋……它是处子蛋吗？”肖生突然不好意思了起来，尤其是性别摆在那里，他觉得这话问得有些冒犯了。

“那要问生这些蛋的鸡了，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，它们已经被摆在集市上叫卖了！”老板娘回答问题像四两拨千斤，她突然又说，“哎，说到母鸡，你们觉得残忍吗？这些蛋相当于是它的孩子，一出生就被卖了，跟贩卖人口一样的！哦，说得我汗毛竖起来了。”她伸出手臂，捋了一下。

“我一直跟你们说，要吃素，荤腥吃多了，都是罪孽，来世要还的！”一个折着锡箔元宝的老太太幽幽地说。

肖生感到了不适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鸡蛋，中间又无端地横生枝节，更要命的是他想到了即将出世的宝宝，照他们说的，这不是给宝宝增加罪孽吗？

“你的意思是叫我买下这捆鸡蛋，去还给卖鸡蛋的人吗？”肖生盯着老板娘，挑衅地问。

“那也不是这个意思！今天怎么了？我觉得是我的错，买鸡蛋干吗呢？不过我不买，别人也会买走。我觉得应该把鸡蛋还给生这些蛋的母鸡，好歹它是个生命！”

“我最烦你们这些念经的老太婆了，你们跟我说这些干吗？要说跟别人说去！”肖生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。

老板娘反而显得很淡定，她说：“不懂得对生死的尊重，你也不要发那么大的火。买卖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，你现在这么说，这些鸡蛋我不卖了！”

“刚才还是你自己说要卖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”

“我现在反悔了！鸡蛋在我手上，我又没收过你的钱，这鸡蛋还是我的。”老板娘反驳得有礼有节。

“做生意讲点信誉好吗？”

“信誉对生命来说是次要的。”

肖生又被逼到了角落里，他也暗暗奇怪，为什么每次自己都会落到这样的处境中，非得用抢夺的方式来完成一桩买卖？面对一个凶恶的壮年，他下手毫不留情，面对一个老头，他的锐气就错失一分，面对这么一群老太太，他突然感到已经无从下手了。

肖生挪了一下脚步，老板娘一下子警觉了起来，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肖生从口袋中摸出了一张一百元，拍在了桌子上。

“跟你说过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确实不想卖了。”老板娘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。

肖生去夺那捆鸡蛋的时候几乎是闭着眼睛的，闭上眼睛后，他感觉到一个惊慌的世界，几个老太太发出了尖利的叫喊声，那张简易的桌子在众人起身的时候风雨飘摇地移来移去，一定有东西散架了，七零八落地掉到了地上。

那捆鸡蛋抓在手上的时候轻轻地蹦跳了一下，仿佛里面真的有生命在蠕动。肖生睁开眼睛，看到老板娘的干瘦单薄的手搭在了上面，她几乎想用身体来护这捆鸡蛋，整个上身都扑了过来。

肖生一扯，塑料袋被撕裂成了两半，在众人的尖叫声中，鸡飞蛋打像慢镜头，丝丝入扣地敲打在了肖生的心口上。